先說事因承接下分開鋪叙極有力

新刻韓柳歐蘇六大家古文選粹評林柳文二卷

北京禮部　九我　李先生　選
南京吏部　台山　葉先生　評
翰林脩撰　蘭嵎　朱先生　校
秣陵書坊　如濵　周時朝　梓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柳州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旣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鞮（宦官）以畀趙衰（賢臣）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一節）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

H. H. MU CHINESE LIBRARY

上說朝與宮下說卿相寺人四句所謂畫樣不俗

孤先二句應卿相疏外二句應不博謀卒定句又與獨謀于寺人相應大抵文勢如貫珠正以縱橫首不宜謀及嬖近一句之綱

君擇大任節二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節三孤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節四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僖公二十五年所以覩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迹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節五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命爲侯伯誠畏之矣魯僖公二十八年烏能得

說剗晉文誤後世處雖似深文然亦見君人一舉一動毫不可苟稍註誤終有不得辭其責者是深一節議論

其心服哉其後（六節）景監（秦孝公時宦臣）得以相衛鞅（衛鞅商鞅）弘石（弘恭石顯二人漢宣帝宦臣）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嗚呼（七節）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葉臺山評

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

以礼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原處且謂旌誅不得並破其首鼠両端之說最有意見

以黷刑壞礼分踈旌誅両並之論深明其不可為國

駁復讐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后）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治一本作理）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得並）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

典

此下設爲両段議論又深明旌誅所以不可並處

乎吏死

語

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葢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讞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禮記曲禮云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

剖判精詳真
辨折淂倒

引周礼公羊
傳便見大意

不受誅謂罪
不當誅也

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公羊定公四年今若取

一篇主意始見于此

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

以上論旌誅不可並至此以達理聞道與元慶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甚有着落

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葉臺山評

子昂此議却於大綱上說道理亦不可少子厚引禮以折其非特爲元慶辨寃地耳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又不可執一論也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成王與弟唐叔虞戲剪桐葉爲珪曰以此封君

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畱好意在後人讀一段好一段

自設有不幸至何若難得倒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

古之傳者有言史記晉世家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小弱弟叔虞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此是正理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二節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三節設

倒

觀其節節轉換辨雖分明易見規模次第

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狂此

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節四吾意周公輔成王節五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詞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此一段是正理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節六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䂬䂬者之事節七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結尤高

叠山評

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壁之勢

首列三段以称箕子

夫子于微子比干箕子三人皆以仁許之此碑又就箕子爲奴上推出一意來实前人所未道

書箕子廟碑陰　　柳子厚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兹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文字不可多見

許武唐未必能爲此故曰或然疑箕子未必有此意故疑其辭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出前漢志）率是大道藂於厥躬（童云藂徒紅切正作叢）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童云憲音顯 庸注憲憲明盛貌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

在躬不陋爲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

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爲世模

易象是列文王爲徒易明夷卦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

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子厚文字多模前人体式唯當其時一段自出新意此古人心思未及也

疊山評

子厚嘗自言每爲文章本之詩書易春秋參之穀

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篇神骨有關世

敎眞得經史之奧學者宜熟思之

卷十

晉問

柳子厚

此言晉之山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大行掎之（掎偏引也）首陽起之黃河迤之（迤邪行也）大陸靡之（靡漫也）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張口也）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蹙獄悕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覷闚蹀戶愓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鶩之翔舞泂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樝則茂以牧則

蕃以畜則庶而人用足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麋沸黿鼉詭怪于于汨汨騰到趹越委泊涯涘呀呷（音喝）欱納推雜失隊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一作怒）風撼鴒于嘎（音戛）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漩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舳艫之所負橦檣（船桅也）之所御鱗川林埶潁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

（此備言晉之物產首之以山川蓋山川其本也所言兵器良馬美材甘魚鹽利之美俱足以誇示天下矣至言條桓豎業之盛則物產不足言矣）

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此言晉之兵器

先生曰大鹵之金橐鞈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兌爲棘爲矛爲鎩爲鉤爲鏑爲鏃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褷褷合衆靈而成之慱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氷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晝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貼墜飛鳥弓人之弓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集巧者和之幹

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

也以爲遠也角也若以爲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群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
疾矢也者以爲深也膠也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
若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不敢降退不敢竄亂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
固也漆也者以爲霜露也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爲良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土寒氣勁崖折谷裂草
此言晉之良馬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馬師師駪駪溶溶沄沄騮
子原論馬之文大槩與岱騮驎驎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驪黔然而陰炳
馬相似岱馬若必先有全然而陽若旌旆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
馬在胸中其氣積精神神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

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

莊子馬蹄云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此數句下淌依沾

止群飲源滈廻食野藹浴川霧濵噴氣播蒙濆濆焉

若海神駕雲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

鵠厲怒者人搏決然坌音奔躍千里袒白風鬉音宗霧鬣斵山

抉壑耳揺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覆地

跳梁竪骨蘭筋交頸互齧鬬目相踶聚瀴更虐昂首

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蟻雜螽集啾啾

濼濼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麾指

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

以鑾鉞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

與馬者于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

此言晉之美材

按詩云伐木丁丁又云伐木許許又云坎坎伐檀此詩人狀其伐木之声已極描寫至子厚又狀出登登碩硍硍等字悉從詩中脫化來風致甚佳

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冱至寒氣凝戚外凋内貞瀋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磵壑之紆縈崚嶒峗之杪顛激泉源之淦瀠根絞惟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若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梯塡層谿丁丁登登碩硍稜稜若兵車之乘崚其響之所應則潰潰㶇㶇洶洶薨薨若驚若崩若蟠龍之鬭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嘎梢殺㒢崒坱比震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鵾鸛鶖鶬號鳴飛翔狐貍虎兕奔竄龍讋慄

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繫柯

按淮南子應訓蒿翟煎对惠王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

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溢突硉兀轉騰冒沒

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疊匯流雷觧前者汨

又王維楨順天試錄序云塤者臣自閔中流而渡下孟津見有轉大木于河滸者前呼輿謣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二說可以參驗

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搰拉頹踏捽首軒

尾瀕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

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

林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厺

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

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

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士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兕睨威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墊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太呂斷流修網亘山罩罶麗罜纖經其間巨舟軒昂仡仡環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鼉龍吭拔鯨鰭裂白黿逐毒鰯吡馮夷立水湄搜攪流漓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獮圍掉擗攡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

音鹿卦

此言晉之佳魚魯里革之告君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子厚此論不過遵之以縱觀然文

按詩云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又云其釣維何維魴及鱮又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又云九罭之魚鱒魴又云魚麗于罶鱨鯊魚麗于罶魴鱧詩中此類頗多而子厚亦得詩中之趣者

比言晉之鹽利

摛奇文出恠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霆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頡踣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虩匍匐復就臠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之勢沮散遠去若夫八魦鱨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故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塡溢饜飫腥膏鳥鹵聞膾炙之美則拚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盬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音繩稻田畦也畦畹之

昔謝惠連詠雪云白雪紛紛何所似其侄應之曰撒鹽空中差可擬與此篇論鹽而曰積雪百里者大意相似盖彼以鹽擬雪此以雪比鹽一也

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溶兮鱗鱗邐瀰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潗濕滑汩瀰高撿庳漫壠冐塊決決没没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瀯沛濊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摽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羃羃偕奮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氷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累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皛熠湿螢駭雷走亘步盈車方尺數十於是良欣

近得王梅溪與人書云知羨子段小隱市廛積雪中春飛霜暑露自是淡中有味矣讀其書詞有如許大及詢所爲與書者乃賀開鹽舖也始知此公錦心綉口天生狀頭然積雪中春之句皆從柳子厚變化來

集舉而推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峨乎渶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鸁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此言晉之伯功

鄉子厚極力縷析晉文之勳業終不若孔孟括之以一言曰譎而不正曰無道桓文之事者是晉文千古罪案子厚即千萬言救不得然以晉人而誇示晉之霸功不得不頌悉而張大之理固然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曹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凡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里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

歸結處方滑孔孟正脉

此言霸之王道

按朱晦翁謂唐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

之則震旃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鄉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 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

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則子厚所称儉嗇善讓憂思畏村者未必無也而張南軒氏則謂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礼一事亦不必事事称有遺風殆若許焉

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微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鬬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

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葉臺山評

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嘉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間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

柳文選[illegible]

二卷十五

捕蛇者說

柳子厚

先叙異蛇之毒方見服是役者之不得已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黑色形質身有白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腊乾為腊脯然後用以克藥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已止也踠音宛曲脚也瘻音漏頭腫也癘音厲瘡也去死肌除去已死之肌肉殺三口如癧瘍之腐爛者殺三蟲之毒其始太醫

此本借捕蛇以論苛政規諷世主是有用之文非相如揚雄之流也

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汝果以是事為毒而害之乎余將告乎蒞事者更若役毋合捕蛇復若賦

按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寫盡民間之苦與此篇所謂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者相似士大夫誦此可以悚然惕惕然思矣

使供納其田租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吾將哀而生之乎吾將抱哀戚以求一線生意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號泣呼叱無可奈何不得已而轉徙饑渴而頓踣無食而飢無漿而渴又且顛頓道路僵仆而踣焉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

緣此所以請傾捕蛇讀此数語情態曲尽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

此下文势凡三四轉每轉愈緊

此轉尤佳只此一句便結了

乎南北譁然而駭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不及于我乃徐徐而晏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俟其時之所需而用此以貢獻于上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蓋一歲之中犯死而得免者二次焉其餘則熙熙而樂其他時則熙熙而樂者皆不憂賦役之事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今吾雖死于此蛇吾亦無憾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此吾鄉鄰被重賦而不幸以死者亦已在後矣又安敢毒耶又安敢怨其為毒而不為此且求以更役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於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

人風者得焉

葉臺山評

此篇專說賦歛之太重前面設爲之辭與捕蛇者

應答末後用苛政猛於虎事甚切迂齋謂先有此

一句所以有一篇之意意其必然

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關鎖緊嚴理深而味永

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水涯也）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古者凡治人者謂之吏非今之所謂吏也）若（汝也）知其職乎（一篇筋骨）蓋民之役（使也）非以役民而已也（文老意佳）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稅也）傭乎吏（猶言傭吏也）使司平於我也（使主治平乎己呂云下得的當）今受其直（傭也）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舉世如此）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盜取民之財）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財貨什物）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必痛怒而黜退責罰之矣）（譬得切）以今天下多類此（今之居官者率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

滯碍論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过人遠甚中間以傭夫受直怠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高至于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得妙

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貴賤之勢不相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勢雖不同理則相同)如吾民何(其奈我民何哉一篇骨力)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州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謂勤于政事)訟者平賦者均(謂處事之善)老弱無懷詐暴憎(謂得民心)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謝云應前羽翼)吾賤且辱(子厚謙辭也)不得與考績(功也)幽明之說(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於其往也(謂解觀察歸)故賞以酒肉(應起句意)而重之以辭

葉臺山評

文辭淳正氣格雄絕亦退之不能及

孟東野一不第而行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之語若無所容其身者不如高蟾下第一絕爲知時守分無所怨慕斯可貴也故柳子厚此序全是慰藉辛殆庶詞婉而意深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柳子厚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申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皆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喙甚直（一本喙上有釣字）嗜有美餌者（一本嗜作懷字下無者字）而歆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哄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覥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

此段叙其志節文藝之雄傑處

回應滑添

爲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掖禮加等常爲右客且佐其榮名之願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咲揖群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罷異爭爲鼓譽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北躑躅不振豈其宜鈞而鈞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嘆其若心胸何然吾聞焚册而克明秦孟手劍而盟者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手劍而從之背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

吾聞焚舟以下有慰之勉之二意君子愛人以德即此可見

任覇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左傳孟明日三年將拜君賜刱壓境之恥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復如志遂迈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譚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葉臺山評

孟東野有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云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則志氣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其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夫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䟽宇不宏可鄙殊甚故子厚此序末云

往愼所履如志適迈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蓋深
勉以固執所守毋為未得而歎既得而盈云爾

發端數語大類莊子胠篋篇文字特語意淡幻微有不同

此叙見堂舊爲荒穢之區以起下意見韋公能新是堂于政理之暇所以爲有功云爾

永州新堂記

柳子厚

將爲窮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辯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

極力描寫何等氣象

按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

鋪叙山林景物之美于治敎化亦有關焉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恠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遊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

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
二千石楷法

葉臺山評

叙荒蕪處便似箇荒蕪境界叙修潔處便似箇修
潔場所子厚此記可謂文中有畫其詭譎變幻千
態萬狀又可謂筆端有神

詳讀此記其地景物之美且人罕見之生公可見也

此段狀山石之奇宕尺小丘之巨觀當今茲記與茲子厚生色

問其主問其價二意彷彿賞殘々然子厚倚述到此最有[illegible]的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子厚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餘步當湍而浚者（而字一本作之）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壯一本作狀）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剷音產渚云剷諸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剗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

由其中以望二段只在照前說景象何等雅明

略說山川有不遇処其謫居之情況可見

遭字與上喜字應

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汙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一本無魚字）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本有兩悠字）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一本無士字）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illegible]篇切卓[illegible]而休熙似[illegible]諍臣論口吻

此理勝之言雖孟子之辨亦不過如是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

天生一意見

退之亦是不易服的子厚反覆攻辯着得不可逃而求竄號謂藏

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衞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已言記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

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
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
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言
不可以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刑禍
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
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
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
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
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
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

范曄作後漢書以謀反一誅、司馬遷作史記述言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作前漢書固辱罵洛陽令种兢々怒以事捕固死獄中、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衆怒譖之以爲暴揚國惡魏武帝族誅之

此段又是摘韓書有云吾有鬼神將不福人之句故以鬼神之渺茫者辨之以以平生所自負者責之詞氣何等昂藏何等冠冕

收煞結甚警策

考非有志者所忍怨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折倒連州更無得說氣健而語又丁讀六卷人所快机軸自李斯逐客論來

此辨其土之所出無不良之說

比物皆然此爲至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柳子厚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簡字子敬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憒古對切心亂也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礦燥悍所中礦古猛切銅鐵樸石也燥先到切乾也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厚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

此辨良者之利

此辨不良者之害

闗鎖處將起下意

一轉好

究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聚滑以美其肌膩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麄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滯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顇與悴同）叢鹵積纇重濁頑獷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癢與痒同）幽閉不聰心煩喜怒肝搖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華子啟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

皆可以字句滲則長短錯綜變化不齊也

此段歷戸土之所出不必盡良者以破其無不可之說論物而進及于人文字皆模矩可喜

輪人以共杖闒䡅而輠輪闒穿也輠回轉也

者則東南之竹箭鐵成之皆可以貫犀革甲北山之木雖離奇液䐑（音川 漢輪囷離奇注委曲盤戾也液津液䐑謂脂出䐑然）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蹯蹄而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並出禹貢）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之（魯販羊有沈猶氏常期飲其羊以詐市人）闒䡅而輠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盧人也）西子之里惡而

國有難君召將受之以扎鑿凶門而出

此引經以明之乃正意故以此終焉

下始與二字是借字說言不必服此藥更爲上品于逞危勝

贖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冐没輕僈貪而忍者
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穉騃樸鄙力農桑啖
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
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
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
形黄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
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
註曰始與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與也今
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
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

讀唐宋表大都詞簡而意足格古而調高子厚此表尤其杰杰然者

按淮南子云君政治則軒轅之次散爲甘露故子厚云玄化升聞昊貺昭荅云云

禮部賀甘露表

柳子厚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 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大和潛運闓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晨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綴葉而珠璣積耀盈纔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飴音怡 餳也）然則零於庭而著異祀於帝以標奇（漢宣帝）徒矜往辰孰並茲

按漢武帝作承露盤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故此表因甘露而云期聖壽于無疆也

日况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恒品

葉臺山評

按甘露狀如細雪一名天酒子厚數聯可謂奇絕本朝洪武七年甘露降于南郊賀表云月華光泛聚荷疑碎玉之玲瓏天宇寒生綴葉訝垂旒之璀璨又云一滴濕青雲味過上方醍醐九霄明素練祥鶩沃土琳瑯意本諸此

此表出入經傳而詞更琱琢可喜

此聯本駱丞詠物然用之殊覺膾炙人口

子厚作文每寫景處最迫真

為王京兆賀雨表　柳子厚

臣某言臣昨日面奏進旨以近日少雨令月內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遠神必有據宿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蒙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霮䨴周布（霮徒感切䨴徒對切霮䨴雲貌）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

夔行一足之
爲舒翼而跳
孔子曰天將
大雨商羊鼓
舞

周礼春官女
巫歲旱則舞
雩

任感悅屏營之至

又賀親自祈雨有應表

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馬迎冊擁商羊之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初泛洒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祈公及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剪周公空愧於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

葉臺山評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柳子厚

臣某云云　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者臣

百蠻借喻叙其所以必討之意

聞脣齒既平鉗疥癬而必去國語申胥曰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某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也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尚聞凌暴靈旗斜指漢武帝伐粵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為泰一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銅獸俯臨即銅虎符所以發兵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前漢嚴助傳注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躡伏波之舊規光武時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乘下瀨之故事漢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

漢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吉誅懷光必矣盡用其行師但得吉非亦足壯

一軍之氣發 此表云二軍 知必勝之方 萬姓喜悅讀 之路却亦說 從古兆上吉 礼記云君子 不宿于家

桂場下湟水甲爲下瀬將軍下蒼梧注甲故越人歸廣者也瀬灘也呉越謂之瀬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于家思奮身于原野即以今日其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躝石摩壘陷堅左傳宣公十二年靡旌摩壘而還蕩清海隅未息邊徼切以才非克國敢自贊于無踰前趙充國曰無踰於老臣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論語孟之反不伐謬承重委寤寐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葉臺山評

子厚代裴中丞表詞不甚工特善於張大聲勢最得謝討賊表之體

言視之而幼稚小兒也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十八　柳子厚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遷使造之末跡遷砌叔切廁牒計之下列貫藝求售闡無善價載文章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咲見昵喔咿逡巡爲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若薄其長耶將行不抜畏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實可鄙而薄耶今鶩鷰見朝而獨于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太公就𢍏甚善甚今將慷慨

此下三段詞彩翩翩第一段言以談潤論恐汙達者之听第二段言跪歎覬望恐其辱者之醜第三段言安常守分又慮無推擇之行義將以可進可退者求決于德輿也然可見子厚無頭腦處

激昂奮擭布衣縱譚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秪掌戔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汙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然惕息疊足楊翼拜祈公侯之閽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恭著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安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歟又聞之不鼓躡無以超泥塗不齒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趍夷軌今則鼓躡乎齒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吾不知其宜矣進退無

信宥不違寵及謂子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

此以言其所
以上啓之意
下出許多光
景翻出許多
諍話不如是
不足以動人
況上可鄙可
薄意開、字
眼點出亦豈
精神此作文
妙訣也

君著名諭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爲學揆文時儕稱雄時一本作朋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東燕石而履玄圃宋人得燕石以爲寶周客觀之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又崑崙山有玄圃晉書云君玄圃之積玉帶魚目而游漲海文選盧諶詩序夜光報于魚目注夜光寶珠也魚目亂眞珠也秖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至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況予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揚勵襮行煇燿爾能言爲建瓴建音謇瓴音零出前漢高祖紀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蛩網之鳥舉羽而翔

到末兩段亦無懈語

霄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厭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鑒其鄙心而厺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葉臺山評

此文如淮陰孔明之用兵其擺陣布勢弄巧出奇眞不可及

唐荆川曰此篇與梓人傳捕蛇說及韓退之圬者傳俱規諷當時之文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迂齋曰凡事有心則費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爲種植作也借種樹以喻居官理政者必平其政令以安其民如種木者必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爾反此則民不得遂其生一閱子厚之言得無愧乎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傴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

王鏊曰此數句只淺淺說植木上說道理亦說得十分痛快

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我不能有術使木之長生孳茂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不過順其天盡其性耳凡植木之性植栽也其本欲舒本根欲得舒展其培欲平其培欲得平勻其土欲故其土欲得故舊其築欲密其築欲得密實既然已勿動勿慮不可搖動不可愁慮去不復顧棄去不顧後視其蒔也蒔栽種也若子其栽蒔之初愛護如子其置也若棄既置之地則若捨棄迂云子之非難棄之為難非真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則木全其天而順其性矣天便是性易一天字便新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吾不助木之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我不

李姓帆曰數語便從孟子養氣工夫來言〻休貼根著與[illegible]

而茂也不抑耗其實而已[illegible]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我不能有術使之早實繁衍也○應上文碩茂蚤實蕃之效他植者則不然他人植木者則不如此也根拳而土易拳曲而不舒土換易而非故易其也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噴其性之天苟有能反是者苟有能反此爲者則反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未免愛之太過憂之太甚與前相反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早則察視晚則撫摩已去而又復來顧視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以指爪刔木之皮膚以驗視其生活搖其根以觀其疏密動搖其木之本根以觀培築之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云愛惜其木其實傷害其生雖曰憂之其實讎之雖曰憂視其木其實仇害其性故不我若也吾又

吏情擾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惻然可與韓文公贈崔復州序參

何能為哉他植之病如此所以不如駝之順木之性以全其天耳駝又豈能有他技能哉問者曰再設問人正意也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以于駝種木之道移而居官理政可乎否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駝云我但能種樹而已而官理非我之所業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然駝居鄉里見其官長吏于煩多其政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其意若憐其民其終也民受其禍旦暮吏來而呼曰早晚吏至而追呼之曰官命促爾耕官司命我催促尓民耕種勗爾植勗勉尓民栽植勗勉也督爾穫督促爾民收穫蚤繅而緒催促爾民早繅絲緒蚤織而縷早織布縷字而幼孩撫字其幼孩童遂而雞豚遂養其[illegible]粧鷄豚○如此便煩擾了(迂)云句法字法皆好鳴鼓而聚之鳴鼓以聚擊木而召之擊柝以吾小人具饔飧以勞

言植中日蕃
結處似終然
一篇精神全
於今顛此句
收拾便覺淡
中有味

吏者且不得暇勞吏辛尚不得休暇又何以蕃吾

生而安吾性耶又何以蕃息其生理順適吾性情哉故病且怠其果因致令煩苛所

而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若如此則與吾種樹之業

似者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問者喜駝之言以為善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吾問駝種樹而得乎居官養民之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以政治術驗

種樹之事以為

居官之警戒云

霍韜曰子厚此得語意高妙如參禪之人吐露胸中無一毫掛礙也

此借梓人之作室以規相天下者蓋謂材以任宰相之職也梓人則能隨材之大小以為作室之用為宰相乃不能隨材器使以為國家之用不厚愧乎是立言之意也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瑾子厚之妹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童云隙當作隟韓作隟乞逆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

林希元曰此段敘梓人之能曲盡句法亦消洒可愛霍韜曰句句包含下意橫寫極工

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

意思在此始露

此闡相道之合梓人處

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于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與師同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戶版者猶眾工之各有執役

五段末句皆以也字終之此文法也

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董云衒音縣行且賣也）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

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

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功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于府庭（聽于隱切）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長短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功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

李于鱗曰微勤時相正在此意

李東陽曰又生一意以手

爲室者咨詢人君任相一屬意思何其遠見

言相不得戚則去

李東陽曰汲又好後來陽公學樣仕更久然

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作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部鄙切圮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illegible]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illegible]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于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人審曲面勢者禮考工記謂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潜其名

孫希元曰此書自卸其可師一節道時教化之旨居然可見其自叙作文一節必盡如其言當與六經齊驅並駕豈特爲柳子之文哉要其平生穎熟思熟取法則如此耳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一本作辭字同）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

馮氏古曰旋目物出一偏咏求世旋治之術待術丹鄒以浪心耳其出當時學者曰韓門黎自有吠所怪之理

毁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角切頻也）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屈原楚詞懷沙篇云屈其幼切）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于群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思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呶女

此以當世不行冠礼來言

此推孫當言己不敢爲之師

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illegible]切

古對切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

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

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

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

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憮音武改容也京兆尹鄭

叔則怫然怫符弗切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

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

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

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

既不敢隱已所有又不敢當師之名可謂謙矣

既又言其所以取已之意

上言不敢為師之意已然

此上言平生所自得者以示之子雖不敢當師之名而所以教之

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一作煒煒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

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

按羅景綸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載道之器此論古之文也子厚此論方得

以輕心掉之掉徒弔切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匹妙切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

胡時化曰照前尚日越書旭礼意總之

趣彖之離騷以致其幽彖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二本無復字

羅大經曰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爲不便竟服紫窄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徐孝節先生事母至孝一日瞿然自省曰吾以襴幞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襴幞揖母人皆笑之夫襴幞揖母冠帶臨民常事也世俗且難之古道何時可復乎

孫月峯曰此書文体三疊而意思淵邃余取之以為作舉業論者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子厚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漾炙也熱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膏脂去聲音髓膏也）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息有切瀡息委切秦人溲曰滫齊人骨曰瀡礼記滫瀡以滑之調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悸其季切）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

歸有光曰子厚此書特称其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則參元之無実行可知所以一張弟則以爲得重賂也

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本作無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一本作已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

汪道昆曰一篇議論全是寬慰參元且以為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即參元亦當解頤

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天一本作大字凡衆之疑慮疑一本作所字舉爲灰燼黔其廬赭其垣黔閻淹切赭音者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汙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火正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或得開其喙許穢切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于茲吾有望于子乎一本作爾是以終乃大喜

王慎中曰十年相知不如茲一夕之爲尺寸誇此句家傳此篇要須與東坡同六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句法相類

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元和二年參元中進士第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忌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真集曰此篇以要擒揚弘農公又要檢揚戴氏此作布置得法說弘農公處不走了戴氏說戴氏處不走了弘農公

此下序其竒處、

以上序景以下序人、

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

弘農公刺潭三年揚憑虢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一本作一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坻音遲島與嶋同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穴切池之勝于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一本兩字下有今字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艦戶黯切戰船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音諸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于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

林希元曰序池之景物雖神筆不能過不知果有其否至于人與地交贊之語則意超形外不止說山水矣所作

三句收拾一篇之意然下三句必曾刺潭以政方有味

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莊子文子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

王黎曰柳子厚茅亭記當為子厚諸記中第一文字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子厚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棁之華欂華唱切又音博柱也櫨音盧其上枅也節栭上棁首棁梁上棁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于莽蒼之中崒慈卹切又云崒子沒切莽母黨切蒼士蕩切莊子註莽蒼草野之色馳奔雲矗矗初六切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陬將侯切隅也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謝公之屐齒不及屐一木作屐謝靈運事巖徑蕭

亦安頓此数何等兄遊不發朱此是作記中太関係處只為茅亭生色

王維與門此意欲追踪義之蘭亭記其視不問矣又妙筆之

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厚從兄柳寬字存諒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墍迺塗墍許氣切仰塗也作我攸宇于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極一本作椒椒山顛也于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illegible]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間之醜故志之

可憲周日用
補偶語不先
有疊床架屋
之態而中間
四月告歸一
段經覽無極
能令行李生
色亦一快哉

送苑言揚登第後歸覲詩序　柳子厚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苑言揚苑論字）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轊（張公音衛車軸耑潘云選林飛 車城賦車挂轊言車轊相關）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于朴厚之質行浮于休顯之聞遂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友同列之群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耗誼而固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戶部侍郎顧少連 禮部侍郎知貢舉以本官權）守春官之鈇而權搏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棹鞅于術藝之場游刃乎翰之林風雨

順時保拊亦規願第一事故求餞每談及之

語多刻画

生于筆札生一作交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圖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子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嘗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寵祿戚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聆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徃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温風可無敬乎慎遊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餞于雲韶陵次列筵觴送

之心與王理及時與持首能之余曰亦得非知言場

言乎一無得字安得而黙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群王之右

非不知讓貴傳信焉耳

苑論

會州文訣評曰與盤谷序一樣

愚字爲一篇立本要字照應在後

愚溪詩序

柳子厚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此第一段序愚溪溪本末凡五節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

奇字美惡相形把知者樂水爲證捺住上文訣知愚二字相形始就自己身上收拾前意並生下文

顯串自己而說出之愚尤甚

就溪上收

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佳木異名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故余咸以愚辱焉此第二段敘溪之景凡六節天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于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此第三段序溪之愚凡三節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予遭有道而違于理悖于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此第四段自敘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鑒萬類清瑩

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

余雖不合于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不我知也此第五段放起溪與自己凡三節

于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此第六段敘作詩只一節

愚溪

王度赦之上心之仁且見數歟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門下　柳子厚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啟聖明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于雷霆之下締丁計切憲宗討吳元濟李師道王承宗陰党援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效逆于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謀克協咸命旁行破竹寧比于發機走丸未喻于乘勝濁河清濟皆無溝洫之虞濟子礼切清濟貫濁河大峴琅邪不聞涯峭之阻峴胡典切天兵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詿誤之典期以撫循詿音卦前文帝紀濟北王反詿誤吏民外但皇

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梟堅堯切鏡當作獍前漢志注梟鳥名食母獍獸名食父知軀而虎眼）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
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
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于商書降神自同于周
雅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縉紳諸生達期貞
觀之理某特承朝奬謬列藩臣常以奚才猥鋒未爲
効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寵竊撫心不遑寧處今則
剷平之際甞無尺寸之功開泰之初徒負丘山之寵

[illegible]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使裴行立[illegible]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平定叙功行賞布告遐邇者元和十四年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師道所管淄青登萊沂密鄆曹濮齊兗海十二州皆平詔赦天下臣聞肅殺之後每覺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中謝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甄稽延切激其效順特加旌節之榮謂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寵以元功遂兼門鉉之任謂田弘正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戎行窮賞賚之重行戶郎切慶[illegible]郵之

叙致旁亦明朗洞暢

震勍脅之徒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夷受煦煦吁句切老

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徵徭賜種更盈于穜稑音童陸叢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恩厚之化漢帝懋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爲至盛一本作太平之業既崇中興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于岱宗漢典方行講禮再榮于闕里後漢章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臣謬膺重寄獲覩太和抃蹈之誠倍萬恆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拱歡呼若醉于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趙簡子夢遊鈞天廣樂九奏無任感賀踴躍

王慎中曰辭氣壯烈可合六師勇倍字句鍛煉尤爲亥林濫觴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柳子厚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當管桂管也諸管謂黔州邕容管邕管嶺南等路）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殲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纍宗肆黃暴溫首領黃少卿少度少卿子昌沔昌灌等自貞元以來數爲邊害循前後一十餘州）恃險兇之宄跧伏偷安（跧但鎮莊緣二音縮足屈伏也）憑鼪狐之丘跳踉見孼（孼魚列切妖也跳徒彫切踉良郎二音見蚉遍切）以爲威狐不射大網可逃侵逼使臣遞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于舟中（吳起云）還師已期于席上（家語云）謂宜投戈頓顙

而縛乞身歸郡邑于王官效黎獻于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莊子為不善于幽闇之中若鬼得而誅之衆輕鬪蟻勇劣怒鼃韓非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軾從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纖縞當臨弩之衽縞古老切前漢韓安國傳彊弩之末不能入魯縞狐豚僨肥牛之下僨方問切仆也左傳昭公十三年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于齊斧齊如字又側皆切張帆云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突拂鼠首濫欲寄于旄頭突吐忽切音脫旄頭胡星也天子前驅勦絕有時勦子小切不索何獲索色窄切左傳吳洗云其拱稽致命國語吳語擁鐸拱稽拱持也稽棨戟云或云稽[illegible]說忘生軍甲旣衛于小虎鯨鯢

豈逃于誅戮為大戮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潘云鯨巨宗切其倪鯨鯢大者長十里小者數千丈切觀上將總師中權左傳宣公十二年中權后勁注權謀也謂軍中制謀戰士義激于身心列校勢成于臂指蹶張之技盡出于山林潘云蹶音厥前漢以材官蹶張注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之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拔距之材徧徵于川洞前漢甘延壽傳投石拔距注顏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授軀不懋于羽檄懋與懋同漢高祖紀注檄木簡長二尺徵召急則插以鳥羽示急也跂足唯俟于牙璋跂遣尔切舉踵也周礼典瑞注牙璋琢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發兵今月某日奏事官木蘭迴捧受詔命神

飛首勇足蹈心馳權聲洽于萬夫勝氣横于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及于寢門司馬法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注窒皇寢門闕也家事勿關土巳填于左闔國語勾踐伐吳入命夫人自要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也卽以月日全軍出次公道並進所期戮力致告同心孔大夫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孔戣貞亶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爲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安南都護李象古曹王李皐之子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彝器玆膺邦寄克遵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横江誓衆用成貪舍之功以

試行生勸盡敵开惟多喜訟有司京衜側之勇冠

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後漢交趾女子徵側反伏波將軍馬援斬之呂嘉之

咸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潘云瀨音賴前漢武帝紀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得呂嘉首遂定越地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遂致殊勲

雖荒徼之地固不勞于有征徼吉吊切邊隅也而昇平之時

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誰謂揚名事須移牒牒隣管

以成犄角衆牒者犄居綺反編引也左氏譬諸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注犄其足也

轉牒